續世說/卷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續世說
卷三

► 卷四

方正

梁，徐勉為吏部尚書，嘗與門人夜集，客有虞曇求詹事五官。勉正色答云：「今夕止可談風月，不宜及公事。」時人服其無私。

梁，朱異方貴用事，賓客輻湊，欲引江子一為助。異，子一之姑夫也。子一知異不為物議所歸，未嘗造門，其高潔如此。

齊，御史中丞顏見遠，梁武帝受禪，見遠不食，發憤數日而卒。武帝聞之曰：「我自應天從人，何豫天下士大夫，而顏見遠乃至於此！」

陶淵明，侃之曾孫。自以晉世宰輔，恥復屈身後代。自宋武帝王業漸隆，不肯復仕。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，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，自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。

魏，高道穆為御史中尉。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，執赤棒卒喝之不止，道穆令卒棒破其車。公主深恨，泣以訴帝。帝曰：「高中尉清直人，彼所行者公事，豈可以私恨責之也？」道穆後見帝，帝曰：「家姊行路相犯，深以為愧。」道穆免冠謝。帝曰：「朕以愧卿，卿反謝朕。」

北齊，邢峙以經授皇太子，方正純厚有儒者風。廚宰進食，有邪蒿。峙令去之曰：「此

菜有不正之名，非殿下宜食。」文宣聞而嘉之，賜以被褥縑纊。

北齊，蘇瓊為清河太守，性清慎不發私書。有沙門道研求謁，意在理債。瓊每見則談問玄理，道研無由啟口。弟子問其故，研曰：「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，何由得論地上事？」遂焚債券。

陳，蕭引為建康令時，宦者李善度、蔡脫兒多所請托，引一皆不許。或諫曰：「李、蔡之權，在位皆憚，亦宜少為身計。」引曰：「吾之立身，自有本末，亦安能為李、蔡致屈就令不平，不過免職爾！」

唐，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為后，長孫無忌數言不可，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、寶器各一車。

張易之、昌宗，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、李嶠、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，號為「高士圖」。引朱敬則預其事，固辭不就。史以為高潔、守正如此。

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，引張說令證之。說皇惑迫懼，宋璟曰：「名義至重，神道難欺，必不可黨邪陷正，以求苟免。若緣犯顏流貶，芬芳多矣！或至不測，吾必叩閽救子，與子同死。努力！萬代瞻仰，在此舉也。」說感其言，及入，乃保明元忠，竟得免死。

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，言涉不順，為飛書所告。宋璟為中丞，請窮究。則天曰：「昌宗已自首。」璟曰：「昌宗事露自陳，且謀反大逆，無容首免。請勒就御史臺勘鞫。」則天不悅，楊再思遽宣敕，令璟出。璟曰：「天顏咫尺，親奉德音，不煩宰臣擅宣王命！」則天意稍解，乃收易之等就台。俄有敕，特原之，令詣璟謝，璟拒而不見。

宋璟嘗侍晏朝堂，張易之兄弟皆為列卿位，舉箸待璟。久之方至，先執酒向西拜謝，飲不盡卮，遽稱腹痛而歸。

中宗時，韋月將告武三思與韋后通，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，帝詔殺之。宋璟請付獄，帝怒，岸幘出側門，謂璟曰：「朕謂已誅之矣，更何請也？」璟曰：「人言三思亂宮掖，陛下不問即斬之，臣恐有竊議者，故請按罪方行刑。」帝愈怒，璟曰：「請先誅臣，不然，終不奉詔！」帝乃免月將死，流之嶺南。張嘉貞後為相，閱堂案，見璟危言切議，未嘗不失聲歎息。

李元紘為雍州司戶，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，元紘斷還僧寺。竇懷貞為雍州長史，懼太平公主勢，促令改斷。元紘大書判後曰：「南山或可改移，此判終無搖動！」懷貞不能奪。

韓休為相，萬年尉李美玉得罪，上特令流之嶺外。休進曰：「美玉位卑，所犯又非巨害。今朝有大奸，尚不能去，豈可舍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，恃恩貪冒，僭擬恣縱，臣請先出伯獻，而後罪美玉。」上初不許之，休固爭曰：「陛下若不出伯獻，臣不敢奉詔。」上以其切直，從之。始，蕭嵩以休柔和易製，引為同列。既知政事，峭直多折正嵩。宋璟聞之，曰：「不謂韓休乃能如此，仁者之勇也！」上或宮中宴樂，及後苑遊獵，小有過差，輒謂左右曰：「韓休知否 「言終，諫疏已至。上嘗臨境，默然不樂，左右曰：「韓休為相，陛下殊瘦於舊，何不逐之？」上曰：「吾貌雖瘦，天下必肥。蕭嵩奏事，常順旨，既退，吾寢不安。韓休常力爭，既退，吾寢乃安。吾用韓休為社稷爾，非為身也。」

宦官李輔國擅權，判行軍司馬，潛令軍官於人間聽察是非，謂之「察事」，忠良被誣構者繼有之。有所追呼，諸司莫敢抗抑。御史臺、大理寺重囚推斷未了，追去釋放，莫有違者。每日就銀台門決天下事，便稱「制敕」。禁中符印，悉佩之出入，凡敕，輔國押署，然後施行。李峴為相，叩頭論輔國之罪。上悟，賞峴正直。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，請歸本官，「察事」等並停。

崔祐甫性剛直，遇事不回。為中書舍人時，中書侍郎闕。祐甫知省事，與宰相常衮不合。隴州貓鼠同乳，衮以為瑞，率百官稱賀，祐甫獨不賀。中官詰之，祐甫云：「此物之失常也，可吊不可賀。貓當食鼠，今受人養育，職既不修，何異法吏不觸邪、疆吏不扞敵？恐須申僉憲司，察聽貪吏；戒諸邊吏，毋失巡徼，使貓能致功，鼠不為害。「代宗深嘉之。

興元元年，盧杞移知饒州，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。張獻恭因紫宸殿對言：「高所奏至當。」德宗未悟，獻恭復奏曰：「袁高是陛下一良臣。」德宗顧謂宰臣李勉曰：「欲授杞一小州，可乎？」對曰：「陛下授大州亦可，其如士庶失望何？」獻恭守正不撓如此。

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，延賞怙權矜已，而疾渾守正，俾其所厚謂渾曰：「相公舊德，但節言，廟堂則重位可久。」渾曰：「為我謝張相公，渾頭斷而舌不可禁也。「竟為延

賞所擠罷相。

朱泚盜據宮闕，源休勸泚偽迎鑾，陰濟逆誌，乃遣其將韓閔疾趨奉天。時德宗倉黃之中，未有武備，段秀實陷在賊中，以為宗社之危在頃刻，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。閔至駱驛，得符，軍人亦莫辨其印文，遑遽而回。秀實自度，閔之來已必死。明日，泚召秀實議事，語至僭竊，秀實勃然，奪源休笏，唾泚面，曰： 「狂賊，恨不斬汝萬段！」遂擊之。泚舉臂自捍，才中其額，流血被面，匍匐而走。秀實遇害。

肅宗嘗不豫，太卜云：「崇在山川。」王璵作相，遣女巫分行天下，令中使監之，所至因緣為奸。有一巫，盛年美色，以惡少數十自隨，宿黃州傳舍。刺史左震晨至驛，門扃鐍不可啟，震破鎖而入，曳女巫階下斬之，所從惡少皆斃。閱其贓，賂數十萬。震籍以上聞，仍以贓錢代貧民租稅，其中使遣歸京，肅宗不能詰。

肅宗欲大用李勉，會李輔國寵任，意欲勉降禮於己。勉不為之屈，竟為所抑，出曆汾、虢刺史，後為相。盧杞自新州司馬除澧州刺史，袁高奏駁，遂授澧州司馬。勉謂德宗曰：「眾人皆言盧杞奸邪，而陛下獨不知，此所以為奸邪也！」時人多其正直。

杜亞為東都留守，誣大將令狐運為盜。朝廷遣御史楊寧按之。亞以為不直，密表陳之，寧遂得罪。上信而不疑，宰相以獄大宜審，命李元素覆按，乃就決之。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，元素驗之五日，盡釋其囚以還。亞又誣奏元素。元素奏未畢，上叱出之，元素曰：「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，乞容盡詞。」上意稍緩，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，上乃悟曰：「非卿孰能辨之？」後數月，竟得真盜。元素由是為時器重。有美官缺人，必指元素。

李晟之子聽為羽林將軍，有名馬。穆宗在東宮，令近侍諷聽獻之。聽以職總親軍，不敢從。及即位，擇太原帥，宰臣進擬，上皆不允，曰：「李聽不與朕馬，是必可任。」以為河東節度使。

杜黃裳為太常卿，方王叔文之盜權，黃裳終不造其門。嘗語其子婿韋執誼，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，執誼遽曰：「丈人才得一官，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？」黃裳勃然曰：「黃裳受恩王朝，豈可以官見買？」即拂衣而出。尋拜平章事。

李藩為校書郎，王紹持權邀藩，一相見即用，終不肯就。為給事中，制敕有不可，遂於黃敕後批之。吏白：「宜別連白紙。」藩曰：「別以白紙，是文狀，豈曰『批敕』耶？」

裴垍言於帝，以藩有宰相器，擢為平章事，與權德輿同在政府。河東節度使王鍔遺賂權幸，有密旨：「王鍔可兼宰相，宜即擬來。」藩遂以筆塗「兼宰相」字，卻，奏入云：「不可。」德輿失色云：「縱不可，宜別作奏，豈可以筆塗詔耶？」藩曰：「勢迫矣！出今日，便不可止。日又暮，何暇別作奏？」鍔命果寢。史云：「藩為相，材能不及裴垍，孤峻頗後韋貫之。然人物清整，亦其流也。」

盧坦為中丞，裴均為僕射，在班逾位，坦請退之，均不受。坦曰：「姚南仲為僕射，例如此。」均曰：「南仲何人？」坦白：「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幸者也。」

武儒衡，字廷碩，氣直貌莊，言不妄發。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，後進趨其門者，多垢衣敗服，以望其知。儒衡謁見，未嘗輒易所好，但與之正言直論，餘慶亦重之。

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，儒衡深鄙之。會食瓜閣下，蠅集於上，儒衡以扇揮之，曰：「適從何處來，而遽集於此。」同僚失色，儒衡意氣自若。

韋貫之為長安縣丞。德宗末年，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，言其可否，必數日而詔行。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，答曰：「是與吾同里，極聞其賢，但得識其面而薦之上。」舉笏示說者曰：「實已記其名氏矣。」說者喜，驟以其語告於貫之，且曰：「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。」貫之唯唯，終不往，亦不遷，後相憲宗。

韋澳，貫之子也。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，溫請用澳為御史，謂澳曰：「高二十九持憲綱，欲與汝相面，汝必得御史。」澳不答。溫曰：「高君端士，汝不可輕。」澳曰：「然，恐無呈身御史。」竟不詣元裕之門。後為京兆尹，會宰相蕭鄴判度支，而戶部缺判，使澳對於延英。宣宗曰：「戶部缺判使。」澳對以事。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。又曰：「卿意何如？」澳曰：「臣近年心力減耗，不奈繁劇，累曾陳乞一小鎮，聖慈未垂矜允。」上嘿然不樂。甥柳洫曰：「舅特承聖知，延英奏對，恐未得中。」澳曰：「吾不為時相所信，忽自宸衷委以使務，必以吾它岐得之，何以自明我意不錯，爾須知時事漸不佳，是吾徒貪爵位所致，爾宜誌之。」後出鎮河陽，辭於內殿。上曰：「卿自求便，我不去卿。」

路隋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，有以金帛謝除製者，必叱而斥之曰：「吾以公事接私財耶？」終無所納。

韓愈與人交，榮悴不易，而觀諸權門豪士，如仆隸焉，瞪然不顧。穆宗以愈為京兆尹，六軍不敢犯法，私相謂曰：「是尚欲燒佛骨，何可犯之？」

裴度為元稹所間，罷兵權，為東都留守。過京師朝見，先敘朱克融、王廷湊暴亂河朔，受命討賊無功；次陳除職東都，許令入覲。辭和氣勁，感動左右。度伏奏龍墀，涕泗嗚咽，穆宗為之動容，口自諭之曰：「所謝知，朕於延英待卿。」初，人以度無左右之助，為奸邪排擯，雖度勳德，恐不能感動人主。及度奏河北事，慷慨激切，揚於殿廷，在位無不聳動。雖武夫貴介，亦有諮嗟出涕者。

李甘，字和鼎。大和中為侍御史。鄭注求入相，甘唱言於朝曰：「宰相者，代天理物，先德望而後文藝，注何人，敢茲叨竊白麻若出，吾必壞人！」會李訓亦惡注所求相，注之事竟寢。甘猶貶封州司馬。

崔從少以貞晦恭遜自處，不交權利，忠厚方嚴，正人多所推仰。階品合立門戟，終不之請。四為大鎮，家無妓樂，士友多之。

孔緯，字化文。乾符中為御史中丞。緯器志方雅，疾惡如仇。既總憲綱，中外不繩而自肅。僖宗幸蜀，百寮以田令孜在上，左右意不欲行，皆以袍笏不具為詞。緯召三院御史謂之曰：「吾輩世荷國恩，身居憲秩，雖六飛奔迫，而咫尺天顏，累詔追徵，皆無承稟，非臣之義也。凡布衣交情，舊猶緩急相救。況在君親，策名委質，安可背也！」言竟泣下。三院云：「聊營一日之費，俟信宿繼行。」緯拂衣起曰：「吾妻危疾，旦不保夕，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？公輩善自為謀，吾行決矣！」行至褒中，作相孔氏子孫，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，未有為宰輔者，至緯始在鼎司。

李輔國求為宰相，諷僕射聯章薦已。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：「輔國欲帶平章事，卿等欲有章薦信乎？」華不對，出問裴勉曰：「初無此事，吾臂可截，宰相不可得也。「華復入奏，上嘉曰：「勉固堪大用。」

顏杲卿為安祿山所擒，祿山面責之，曰：「汝昨自范陽戶曹，我奏為判官，遂得光祿、太常二丞，便用汝攝常山太守，負汝何事，而背我耶？」杲卿瞋目曰： 「我身為唐臣，常守忠義，縱受汝奏署，便合從汝反乎？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爾，叨竊恩寵，致身及此。天子負汝何事，而汝反耶？」祿山怒甚，縛於東都中橋南頭，從西第二柱節解之。比氣絕，大罵不息。杲卿子泉明亦賢。

劉蕡在籍中，文宗大和二年對製策，斥言宦官。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，物論喧然不平。守道正人傳讀其文，至有相感泣者。諫官、御史扼腕憤發，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，以避黃門之怨。惟登科人李郃曰：「劉蕡不第，我輩登科，實厚顏矣，請以所授官讓蕡。」事雖不行，人士多之。

中宗時，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。兩省莫敢執奏，即宣示所司。吏部員外郎李朝隱，前後執破一千四百人，怨謗紛然，朝隱一無所顧。

順宗時，叔文之黨方盛，侍御史竇群奏屯田員外劉禹錫挾邪亂政，不宜在朝。又嘗謁叔文，揖之曰：「事固不可知。」叔文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群曰：「去歲李實怙恩挾貴，氣蓋一時，公當此時逡巡路旁，乃江南一吏爾。今公一旦復據其地，安知路傍不復有如君者乎？」韋執誼以群素有剛直名，止之。

裴垍作相器，局峻整人，不敢干以私。嘗有故人子自遠詣之，垍資給優厚，從容疑狎。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，垍曰：「公才不稱此官，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。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，不妨得也，垍則必不可。」

僧鑒虛自貞元以來，以財交權幸，受方鎮賂遺，厚自奉養，吏不敢詰。憲宗時，於頔以賂求出鎮，事發連鑒虛，權幸爭為之言，上欲釋之。中丞薛存誠不可。上遣中使詣台宣旨曰：「朕欲面詰此僧，非釋之也。」存誠對曰：「陛下必欲面釋此僧，請先殺臣，然後取之。不然，臣期不奉詔。」上嘉而從之，杖殺鑒虛，沒其所有之財。

憲宗時，柳公綽為京兆尹。公綽初赴府，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街前導，公綽駐馬杖殺之。明日，入對延英，上色甚怒，詰其專殺之狀。對曰：「陛下不以臣無似，使待罪京兆。京兆為輦轂師表，今視事之初，而小將敢爾唐突，此乃輕陛下詔令，非特慢臣。臣知杖無禮之人，不知其為神策將軍也。」上曰：「何不奏？」對曰：「臣職當杖之，不當奏。」上曰：「誰當奏者？」對曰：「本軍當奏。若死於街衢，金吾街使當奏；在坊內，左右巡使當奏。」上無以罪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汝曹須作意，此人朕亦畏之。」

裴均子持萬縑詣韋貫之，求作先銘。貫之曰：「吾寧餓死，豈肯為此哉？」

吐突承璀欲立聖德碑，請敕學士撰文，且言：「臣已具萬緡欲酬之。」憲宗以命李絳，

絳立陳立碑為非。詔毀碑樓。

韓公武以財結中外，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。穆宗大喜，以為相，乃僧孺也。

憲宗時，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，為淮南監軍。李鄘為節度使，性剛嚴，與承璀元相敬憚，未嘗相失。承璀歸，引鄘為相，鄘恥由宦官進，乃將佐出祖樂作，鄘泣下曰：「吾老安外鎮，宰相非吾任也。」既至京師，辭疾不入見，不視事，百官到門者皆不見，固辭相位。憲宗以為戶部尚書。

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，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。監軍將請節度使杜悰同選，且欲更擇良家美女，教而獻之。悰曰：「監軍自受敕，悰不敢預聞。」監軍再三請之，不從。監軍怒，具表其狀，上覽表，嘿然。左右請敕節度使同選，上曰：「敕藩方選倡女入宮，豈聖天子所為！杜悰不徇監軍意，得大臣體，真宰相才也，朕甚愧之。」遽敕監軍不復選，擢悰為平章事。悰入謝，上勞之曰：「卿不從監軍之言，朕知卿有致君之心。今相卿，如得魏徵矣。」悰佑之子，岐陽公主之夫。

憲宗為陳宏誌所弒，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。又宣宗之母鄭太后，本郭太后侍兒，有宿怨，故宣宗即位，待郭太后殊薄。太后意怏怏，一日，登勤政樓欲自隕。宣宗聞之，大怒。是夕，太后崩，外人頗有異論。宣宗以鄭太后故，不欲以郭后祔憲宗。有司請葬景陵外園。禮院檢討官王皡奏宜合葬景陵，神主配憲宗室。奏入，宣宗大怒。宰相白敏中召皡詰之，皡曰：「太皇太后，汾陽王之孫，憲宗在東宮為正妃，逮事順宗為婦。憲宗厭代之夕，事出曖昧。太皇太后母天下，歷五朝，豈得以曖昧之事，遽廢正嫡之禮乎？」敏中怒甚，皡詞氣愈厲。諸相會食，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候之。敏中使謝曰：「方為一書生所苦，公但先行。」墀入至敏中廳，見皡爭辯方急。墀舉手加額，歎皡孤直。明日，皡貶句容令。懿宗時，皡還為禮官，申抗前論，卒以郭后祔廟。

昭宗在鳳翔，韋貽範為相，多受人賂，許以官。既丁母憂，日為債家所噪，故急於起復，日遣人詣兩中尉、樞密及李茂貞求之。命翰林學士韓偓草〈貽範起復制〉，偓曰：「吾腕可斷，此制不可草。」即上疏論貽範憂未數月，遽令起復，實駭物聽，傷國體。學士院二中使怒曰：「學士勿以死為戲！」偓以疏授之，解衣而寢。二使不得已，奏之。上即命罷草，仍賜敕褒美之。

後唐，李愚行高學贍，有史魚蘧瑗之風，侃然正色，不畏強禦。衡王入朝，重臣李振輩

皆致拜，惟愚長揖。梁末帝責之曰：「衡王，朕之兄，朕猶致拜，崇政使李振等皆拜，爾何傲耶？」對曰：「陛下以家人禮兄，振等私臣，臣居朝列，與王無素，安敢諂事。」其剛毅如此。

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，補闕李起上言：「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。」蜀主曰：「昊家多冗費，厚祿優之爾。」起性悻直，李昊嘗語之曰：「以子之才，苟能謹默，當為翰林學士。」起曰：「俟無舌乃不言爾。」

石晉命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，權以前世累為將相，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，謂人曰：「我雖不才，今耋矣，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？違詔得罪亦所甘心。」坐此停任。王起曾孫也。

雅量

宋，徐羡之起自布衣，又無學術，直以局度。一旦居廊廟，朝野推服，咸謂之有宰臣之望。沉密寡言，不以憂喜見色，頗工奕棋，觀戲常若未解，當世倍以此推之。傅亮、蔡郭常言：「徐公曉萬事，安異同。」常與傅亮、謝晦宴聚，亮、晦才學辨博，羡之風度詳整，時然後言。鄭鮮之歎曰：「觀徐、傅言論，不復以學問為長。」

梁武帝開講於同泰寺，會者數萬人，南越所獻馴象忽狂逸，眾皆駭散，唯臧盾、裴之禮嶷然不動。帝甚嘉焉。

宋明帝賜王景文死，敕至之夜，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棋，看敕訖，置局下，神色恬然。爭劫，竟斂子納奩畢，徐謂客曰：「奉敕見賜以死。」方以敕示客。乃墨啟答敕，舉賜鴆謂客曰：「此酒不可相勸。」自仰而飲之，卒。

齊，蕭鏗，左右誤排楠瘤屏風，倒壓其背，顏色不異，言談無輟。

隋，牛宏弟弼，好酒而酗。嘗醉，射殺宏駕車牛。宏還宅，其妻迎謂曰：「叔射殺牛。」宏聞，無所怪問，直答曰：「作脯。」其妻又曰：「叔忽射牛，大是異事。」宏曰：「已知。」顏色自若，讀書不輟，其寬和如此。

李元道嘗事李密為記室。密敗，官屬為王世充所虜，餘人懼死，皆達旦不寢，獨元道起

居自若，曰：「死生有命，非憂可免。」眾服其識量。

唐，劉仁軌、戴至德，高宗時同為僕射，更日受牒訴。仁軌常以美言悅人，至德必據理詰難，由是譽皆歸仁軌。有嫗陳牒，誤詣至德，覽之未終，嫗曰：「本謂是解事僕射，乃是不解事僕射，歸我牒！」至德笑而授之。時人稱其長者。

李昭德、婁師德同秉政，俱入朝。師德體肥行緩，昭德屢待之不至，怒罵曰：「田舍夫。」師德徐笑曰：「師德不為田舍夫，誰當為之！」其弟除代州刺史，將行，師德曰：「吾備位宰相，汝復為州牧，寵榮過盛，人所疾也，將何以自免？」弟長跪曰：「自今雖有人唾其面，某拭之而已，庶不為兄憂。」師德愀然曰： 「此所以為吾憂也。唾汝面，怒汝也，汝拭之，乃逆其意，所以重其怒。夫唾，不拭而自乾，當笑而受之。」後討吐蕃，兵敗，師德坐貶原州員外司馬，因署移牒，驚曰：「官爵盡無耶！」既而曰：「亦善，亦善。」不復介意。

唐，許圉師嘗有官吏犯贓，事圉師不令推究，但賜《清白》詩以激之。犯者愧懼，遂改節為廉。

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，李勣等並受孝恭節度。將發，與諸將宴集，命取水，忽變為血，在坐皆失色。孝恭舉止自若，徐諭之曰：「公祏惡積禍盈，今承命致討。碗中之血，授首之徵也。」遂盡飲而罷。人服其識度能安眾。竟擒公祏。

裴行儉平敵，大獲環寶。蕃酋將士願觀之，行儉設宴出之。有瑪瑙盤，廣二尺餘，文彩殊絕。軍吏王休烈捧盤曆階，足跌，碎之。休烈皇恐，叩頭流血。行儉笑曰：「爾非故也。」更不形顏色。有醫人合藥，失犀、麝而逃；令史試賜馬，馬倒毀鞍而竄。行儉曰：「皆失誤爾。」遣人招致，待之如故。

魏元忠陷周興獄詣市將刑。則天以元忠嘗有功，特免死，配流貴州。承敕者將至市，先令傳呼，監刑者遽釋元忠，令起。元忠曰：「未知敕虛實，豈可造次。」徐待宣敕，然後起謝。觀者咸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。

狄仁傑未入相時，婁師德薦之。及仁傑為相，不知師德薦己，數排毀之，令充外使。則天出薦表示之，仁傑大慚，謂人曰：「吾為婁公所含如此，方知不逮婁公遠矣。」

郭元振就突厥首領烏質牙帳計議軍事，時大雪，元振立於帳前，未嘗移足。烏質年老，不勝苦寒，會罷而死。其子娑葛，以元振故殺其父，謀勒兵攻之。或勸元振夜遁，元振曰：「吾以誠信待人，何所疑懼？且深在寇庭，遁將安適？」乃安臥帳中。明日親入軍帳，哭之甚哀。娑葛感其義，復與通好。

賈耽在滑州，與淄青李納相鄰。納時雖外奉朝旨，而常蓄並吞之謀。淄青歸卒數千人，路由滑州，大將請館之城外，耽曰：「與我鄰道，奈何野處其兵？」遂館之城內。淄青將士皆心服之。耽善射好獵，每出畋不過百騎，往往獵於李納之境，納聞之大喜，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。

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病甚，鄧惟恭自領州事。朝廷以董晉為汴帥，晉將傔從十餘人赴鎮。至鄭州，宣武迎候將吏無至者。官吏皆懼，勸晉遲留以候事勢，晉云：「準敕赴官，何可妄為逗留？」人皆憂其不測，晉獨恬然。未至汴州十數里，惟恭方來。晉俾其不下馬。既入，仍委惟恭以軍政。眾服晉達於事體機變，莫測其淺深也。

陸贄出李吉甫為明州長史，久之遇赦，起為忠州刺史。時贄以謫在忠州，議者謂吉甫必逞憾於贄，重構其罪。及吉甫至部，與贄甚歡，不以宿嫌介意。

張建封死，杜兼誣奏李藩搖動軍中。德宗大怒，密詔杜佑殺之。佑素重藩，懷詔旬日不忍發，因引藩論釋氏曰：「因果之說，信有之否？」藩曰：「信然。」 曰：「審如此，君宜遇事無怨。」因出詔，藩覽之，無動色，曰：「某與兼信為報也。」佑曰：「慎勿出口，吾已密論，持百口保君矣。」德宗怒不解，追藩赴闕，及召見，望其儀形，曰：「此豈作惡事人耶？」除校書郎。

歸登自右拾遺轉右補闕，三任十五年。同列常出其下者，多以馳騖至顯官。而登與右拾遺蔣武，退然自守，不以淹退介意。嘗使僮飼馬，馬踶僮，僮怒，擊折馬足，登知而不責。晚年頗好服食，有饋金石之藥者，且云：「先嘗之矣。」登服之不疑。藥發毒，幾死，方訊，云：「未之嘗。」它人為之怒，登無慍色。常慕陸象先之為人，議者以為登過之。

錢徽為禮部侍郎，段文昌、李紳皆以私書保薦人求名第，徽俱黜之，文昌、紳大怒。文昌鎮蜀，辭日，面奏徽所放進士不公，徽坐貶為江州刺史。或令徽以私書進呈，徽曰：「苟無愧心，得喪一致。修身謹行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？」令子弟焚之，人士稱徽長者。

裴度在中書，左右忽白失印，聞者失色，度飲酒自如。頃之，左右白曰：「復於故處得印。」度不應。或問其故，度曰：「此必吏人盜之，以印書卷爾。急之，則投之水火；緩之，則復還故處。」人服其識量。

裴度之平淮西，鄰洄曲降卒萬人入蔡，又以蔡卒為牙兵。或以為反側之子，其心未安，不可自去其備。度笑而答曰：「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，元惡就擒，蔡人即吾人也。」蔡之父老，無不感泣。申、光之民，即時平定。

孔述睿為史館修撰，性謙和退靜，與物無競。每親朋集會，恂恂似不能言者，人皆敬之。時令狐亙亦充修撰，與述睿同職，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，述睿皆讓之，竟不爭。時人稱為長者。

陽城召為諫議大夫，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，無不聞達，天子厭苦之。而城方與二弟痛飲，人莫窺其涯際。有謁城者，城引之與坐，輒強以酒。客醉，城輒自飲，客不得已，乃與城酬酢。或客先醉，撲於席上，或城先醉，臥客懷中，竟不能聽客語。城約其二弟云：「吾所得月俸，汝可度吾家有幾口，月食米當幾何，貿薪菜鹽。凡用幾錢，先具之，餘悉以送酒家，無留也。」

楊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，而寬簡有智略，善撫士卒，與同甘苦，推心待物無猜忌。嘗早出，從者斷馬鞦取其金，行密知而不問，它日復早出如故，人服其度量。

裴度不信術數，不好服食。每語人曰：「雞、豬、魚、蒜，逢著則吃；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時至則行！」

處士丁重能閱人，觀於琮，謂路岩曰：「某比不熟識於侍郎，今日見之，風儀秀整，禮貌謙抑。如百斛重器，所貯尚空其半，安使不益於祿位哉！苟逾月不居廊廟，則某無復更至門下矣。」其後浹旬，於果登台鉉。

魏，銀槍軍最為凶悍。唐莊宗為晉王時，張彥作亂，引五百人謁王，王斬張彥及其黨七人，餘眾股栗。王召諭之曰：「罪止八人，餘無所問，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。」眾皆拜伏，呼萬歲。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，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，翼馬而從，仍以為帳前銀槍軍。眾心由是大服。

石晉，安彥威，少帝母安氏近屬也。帝以渭陽待之，而彥威末嘗掛於齒牙。及卒，太妃親至彥威汴京舊第，預其喪事，人方知為太妃之親。聞者服其謹重。

後唐明宗時，史圭為右丞相，判銓事。馮道在中書，以堂判衡銓司所注官，圭怒，力爭之。道亦微有不足之色，圭後罷之。晉高祖登極，徵為刑部侍郎，判監鹽鐵副使，皆道之奏請也。圭方愧度量不及道遠矣。

石晉時，馮道出鎮同州，胡饒時為副使，道以重臣希於接狎，饒忿之，每乘酒於牙門詬道，道必延入待以酒肴致敬而退。道謂左右曰：「此人為不善，自當有報，吾何怒焉。」後作亂被殺。

馮道、趙上交、王度迎劉贇為漢嗣主。既而周太祖已副推戴，左右知其事變，欲殺道等。上交、度皇怖不知所為，唯道偃仰自適，略無懼色。尋亦獲免焉。道微時，嘗賦詩云：「終聞海嶽歸明主，未省乾坤陷吉人。」至是其言驗矣。

五代，周，鄭仁誨初事唐驍將陳紹光。紹光恃勇使酒，嘗乘醉抽劍，將剚刃於仁誨。左右無不奔避，唯仁誨端立以俟，略無懼色。紹光擲劍於地曰：「汝有此器度，必當享人間富貴。」後至樞極。

錢鏐與羅隱唱和，隱好譏諷，言鏐微時騎牛操挺之事。錢怡然不怒，其通恕如此。然又有人獻詩於鏐者云：「一條江水檻前流。」鏐以為譏己，殺之。

唐明宗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擊範延光，遂與延光同反，引兵入洛陽，又扼汜水關，將逼汴州。時羽檄縱橫，從官在大梁者，無不洶懼，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，神色自若，接對賓客，不改常度，眾心差安。維翰嘗一製指揮節度使十五人，無敢違者。時人服其膽略。

石晉以劉知遠為河東節度使。知遠微時，為晉陽李氏贅婿，常牧馬犯僧田，僧執而笞之。知遠至晉陽，首召其僧，命之坐，慰諭贈勞，眾心大悅。

石晉高祖時，張彥澤殘虐不法，刑部郎中李濤伏閤極論彥澤之罪，語甚切至。彥澤削一階，降爵一級。及契丹入京師，彥澤恣行殺戮，士民不寒而栗。濤時為中書舍人，謂曰：

「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，不若往見之。」乃投刺謁彥澤曰：「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，謹來請死。」彥澤欣然接之，謂濤曰：「舍人今日懼乎！」對曰：「濤今日之懼，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。鄉使高祖用濤之言，事安至此！」彥澤大笑，命酒飲之，濤引滿而去，旁若無人。

江南李氏齊王景遂，為皇太子弟。嘗與官僚宴集，讚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，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，弗之顧。易怒曰：「殿下重寶而輕士。」取杯抵地碎之。眾皆失色，景遂斂容謝之。

箴規

齊王，儉少時，叔父僧虔曰：「我不患此兒無名，政恐名太盛。」

王忱嗜酒，醉輒累旬。範泰規之，以為酒既傷生，所宜深戒，其言甚切。忱嗟歎久之，曰：「見規者眾，未有若此者也。」

隋煬帝時，五月五日，百僚上饋，多以珍玩。蘇威獻《尚書》一部，微以諷帝，帝彌不平。

隋文帝時，蘇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鉤，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。上為之改容，雕飾舊物，悉命除毀。

唐，劉子翼性不容非，門僚有短長，面折之。友人李百藥常稱曰：「劉四雖復罵人，人都不恨。」

玄宗欲討吐蕃，張說密奏，乞與通和，以息邊境。玄宗不從。及瓜州失守，王君奠死，說因獲《嵩州鬥羊表》獻之，以申諷諭曰：「使羊能言，必將曰：『若鬥而不解，立有死者。』所賴至仁無殘，量力取勸焉。」玄宗深悟其意。

韓滉專政，每奏事，或日旰，它相充位而已。柳渾雖滉所引，心實惡之，正色讓滉曰：「先相公以狷察為政，不滿歲，罷相。今相公杖吏省中至死，省中非刑人之地，柰何蹈前非而又甚焉。」滉感悟愧悔，為靈威焉。

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。太子欲言宮市之敝，人皆讚美，叔文獨無言。罷坐，太子謂叔文曰：「君獨無言，何也？」叔文曰：「太子視膳、問安外，不合輒預它事。陛下在位歲久，如小人離間，謂殿下收取人心，則安能自解！」太子謝之曰：「苟無先生，安得聞此言。」

陸贄以受人主殊遇，不敢愛身，事有不可，極言無隱。朋友規之，以為太峻。

湖南觀察辛京杲，嘗以忿怒殺人。論合死，德宗從之。李忠臣奏曰：「京杲合死久矣。」上問之，對曰：「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，兄弟某於某處戰死，渠嘗從行，特不死，是以知渠合死久矣！」上亦閔然，改授王傅而已。

蔣文，本名武，因憲宗召對，奏曰：「陛下已誅群寇，偃武修文，臣名於義未允，請改名文。」上忻然從之。時帝方用兵兩河，文亦因此諷諭耳。

穆宗問：「禳災祚福，其可必乎？」韋綬對曰：「齊景一言而星退三舍，此禳災以德也；漢文除秘祝，言福不可求致也。如失德以祈災消，媚神以求福至，神苟有知，當以致譴，非祈禳之道也。」時人主失德，綬因以諷之。

高宗出獵，在塗遇雨問：「油衣若為得不漏？」穀那律曰：「能以瓦為之，必不漏矣。「意欲上不畋獵。高宗悅，賜物二百段。

齊，高帝幸華林園宴集，使群臣效技藝。褚彥回彈琵琶，王僧虔、柳世隆彈琴，沈文季歌《子夜來》，張敬兒舞。王儉曰：「臣無所解，惟知誦書。」因跪上前誦相如《封禪書》。上笑曰：「此盛德之事，吾何以堪之。」

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，令各效伎藝，以為笑樂。張錫為談「容娘舞」；宗卿舞「渾脫」；張洽舞「黃獐」；杜元炎誦「婆羅門咒」；李行言唱 「駕車西河」；盧藏用效道士上章。郭山惲獨奏曰：「臣無所解，請誦古詩兩篇。」帝從之。於是誦《鹿鳴》、《蟋蟀》之詩。未畢，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，恐忤旨，遂止之。翌日，帝降詔褒美，曰：「志在正時，潛申規諷；謇謇之誠彌切，諤諤之操逾明。」賜時服一副。

穆宗見夏州觀察使判官柳公權書跡，愛之，以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。上問公權：「卿書

何能如是之善？」對曰：「用筆在心，心正則筆正。」上默然改容，知其以筆諫也。

後唐，豆盧革為中山王處直辟客。因牡丹會，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為意，言甚古雅。蜀主王衍奢縱，嘉州司馬劉讚獻後主《三閣圖》，並作歌以諷。

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，四方無事，道曰：「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，奉使中山，歷井陘之險，臣憂馬蹶，執轡甚謹，幸而無失；逮至平路，放轡自逸，俄至顛隕。凡為天下，亦猶是也。」上深以為然。上又問：「今歲雖豐，百姓贍足否？」道曰：「農家歲凶則流於餓殍，歲豐則傷於穀賤。豐凶皆病，惟農家為然。嘗記進士聶夷中詩云：『二月賣新絲，五月糶新穀。醫得眼下瘡，剜卻心頭肉。我願君王心，化為光明燭。不照綺羅筵，唯照逃亡屋。』語雖鄙俚，曲盡田家之情狀。農於四民之中，最為勤苦，人主不可不知也。」命左右錄之，常諷誦之。

石晉，和凝為端明殿學士，大署其門：不通賓客。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致書於凝，以為：「切近之職，為天子耳目，宜周知四方利病，奈何拒絕賓客！身為便，如負國何！」凝奇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